

★啼笑皆非
□王吴军(中牟县)



参加单位的文化考试,我的试卷快做完的时候,忽然,和我坐邻位的同事小李低头偷偷问我:“睏睏是什么意思?”其实,“睏睏”一词就是眼睛斜着看的意思,我抬头看了看监考老师,发现他没有注意我们这里,就小声对小李说:“斜眼看。”

小李又问:“什么斜眼

斜眼看

看!你快说,睏睏是什么意思?”我连忙说:“斜眼看,真的是斜眼看。”小李使劲瞪了我一眼:“你告诉我它是什么意思就行了,真不爽快!”我用手指了指我的试卷,说:“斜眼看,斜眼看。”小李急了,他气恼地说:“我斜眼看不清楚,你就不会把答案抄给我!真笨!”

★童心灿烂
□郑啸(二七区)

“善良”的小侄子

小侄子俊杰今年三岁半,自称我们家“第一大壮汉”,吃什么东西都如狼似虎,连抢带占,恨不得把所有零食都划拉到自己口袋里。这小子还喜欢讨好漂亮的小姑娘,只要人家有几分姿色,他手里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就一股脑儿地往人家手里送。有几次把邻居家的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哭,他还疑惑地摸着自已的小脑袋,朝前凑合着想要讨好人家。

这天,我带他到二七广场玩儿。走到人行天桥下面,小家伙扯扯我的衣角说:“叔叔,你能不能给我两块钱。”我说:“你干什么用啊,我又不是你的存钱罐。”他仰着头对我说:“你看那位老爷爷多可怜,

我想给他点钱。”我一看,附近还真有一个老乞丐坐在天桥下,腿上倚块牌子,上面写着:可怜可怜吧,三天没吃饭了。

我想,小孩子善心可嘉,不能把积极性给打消喽。就给了他两块钱。不料接过钱他却朝相反方向跑去,我一看另一边有个卖糖葫芦的白胡子老大爷。心说这小子还打马虎眼呢。眼看着他把钱递给那老人,拿了两串糖葫芦朝我跑来。我心想,还不错,他还能记得给我捎一串。

看他跑到身边,我正想伸手去接。不料,他擦着我身子跑了过去。扭头一看,他已经把另一串糖葫芦递到了一位小姑娘的手里……

嫁给英达

英达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国读满了学分。1989年7月13日,我们终于在东城区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了。

我真正走进了那个家,卷起衣袖开始做“家庭主妇”。我首先打开壁橱,将英达的母亲生前存放多年的“宝贝”都翻了出来:大捆的布匹、大叠的口罩,以及许多永远不会再用的,每一个经历过“困难时期”的母亲都会保留下来的生活用品。我把它们分送给邻居和亲戚。

8月底,我正准备接一部由滕文骥导演的电影《黄河谣》。我演女主角,英达当时还没有工作,就跟我一起去了西安,准备做那部戏的副导演。我们在西安为剧本的丰富出了一些主意。修改剧本的时候,我们回到了北京,就在那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
“要这个孩子吗?”我问英达。

“要吧!”英达坚定地说,“反正早晚得要。”

“戏怎么办呢?挺好的机会,我应该再演几年。”“也是,”英达说,“那

宋丹丹情感自述 (五)

本书原名《幸福深处》。宋丹丹在书中讲述了自己的初恋和婚姻,对亲情和友情的记述也在书中占据了相当的篇幅。她的父母、姐姐和孩子们都是最可爱的主角,甚至先生的前妻也是她的知心密友。他们的日子其乐融融,读来令人开怀而温暖。同时,她还为她演艺生涯中最重要的朋友——黄宏、赵本山、濮存昕——倾注了很多的笔墨和真情。

就别要了。”

“为什么你不想我们要孩子?”我盯着他,“为什么你想杀了他?”我开始无理取闹,开始有了做母亲的恐慌,开始撒娇和找理由哭。英达哄了我很久,我们决定了滕文骥。我非常兴奋地准备做母亲。八九月份北京还很热,我穿上宽松的孕妇服,每天都在毫无顾忌地大吃。终于可以不用担心发胖了。我以最快的速度在长肉,并且十分得意地每天下午在楼下晒太阳。

“丹丹怀孕啦?”楼里的邻居见我穿着孕妇服都在

★原来如此
□张宏宇(管城区)

丢车

上个月刚买了一辆踏板电动车,外观气派,功能也很全面,平时同事们谈论我的车,我心里总是美滋滋的。

一日把车停在楼下,等我下楼去附近的市场买菜时,我却发现有人在我车子周围转转去,一直盯着我的车。这个人好像也发现我在看他,忙上前给我递了支烟:“我是住前面那个楼的,你这个车挺漂亮的,在哪儿买的?”我一听有人夸奖我的车,便有了兴致,滔滔不绝地给他谈论我新车的功能:“这车有车头锁,还装有防盗报警器。”我还

给他演示了一下,拍了拍车身,防盗器马上便响了起来。那个人认真地看着我的车,不断地点头:“真没有想到,这车挺先进的,还有自动报警功能,不错,真不错,回头我也弄一辆。”

侃了半天,我一看时间快到中午了,便连忙向那个人道别:“我得去菜场买菜了。”那人冲我摆摆手:“你忙,你忙。”一路上,一想起和那个人谈车,我心里就高兴着。

买完菜回到楼下,我却惊呆了,新买的电动车不翼而飞了,我这才意识到,恐怕那个人是个贼。

★啼笑皆非
□赵岩(管城区)

这样喝酒很恐怖

老王买彩票中了个三等奖,老许张罗着让他请客,老王倒也大方:“下班后咱办公室这六个人去鑫鑫火锅城,不见不散……”

下班后,老王先来到火锅城点了菜。十分钟后,小李、小杨MM等四人都陆续到了,只有老许还没到。老王让服务员先将酒桌上的六个酒杯倒满酒,大家坐在那里边侃边等老许。

十分钟后,老王的电话响了,是老许给他打来的,老许说他临时有急事来不了,让大家别等他了。

放下电话,老王端起酒杯:“老许有事来不了了。来!咱们喝吧!”大家纷纷举杯相碰。

喝了一会儿后,见服务员给老许倒的那杯酒还在

那儿放着,小李就拿着自己的酒杯对着老许的那个酒杯碰了一下:“老哥!我敬你一杯!没有你张罗我们还喝不上这一顿酒……”说完小李干了自己杯里的酒。

小李喝完酒后对小杨MM说:“你馋火锅好几天了,今天吃上火锅不得感谢许大哥?你也得敬许大哥一杯酒……”

小杨MM端起酒杯看了小李一眼,然后也学着小李的样子要跟老许的酒杯碰杯,可她的酒杯还没等碰到老许的酒杯就收了回来。“你怎么了?”小李笑问。

“这样的喝酒方式好恐怖!我有点害怕……”小杨MM一手端着酒杯,一手捂着胸口说。

★尴尬人生
□周士财(二七区)

热情服务

周日,老婆要加班,出门前,给我列出了一张详细的购药清单,让我到附近的医药超市买一些家庭常备用药。考虑到自己一向不善购物的情况,便想推脱。老婆告诉我,医药超市里的服务人员都很热情,他们会帮助我选购好药品的。

来到医药超市一看,果然如老婆所言,这里的服务人员不但很多,而且都很热情,只要我一说出要购的药名,马上就会有服务人员把我带到有关专柜,专柜的服务人员就会详细地向我介绍有关药品的情况,甚至还

有一名服务人员一直陪着我,为我提着装药的筐子。在医药超市购药,我终于有了一种顾客就是上帝的感觉。

购完药后,我笑着对一直陪着的服务人员说:“虽然只有我们几个顾客,但你们这里的服务人员却都很热情。你也是一直陪着我,真的要谢谢你们的热情服务。”

服务员说了一句话,差点没把我气晕:“就是这样子,我们店里的药还经常被别人偷走呢!”原来他们是把我们当成贼防的呀!

★瞠目结舌
□邓为(金水区)

我不坐你的车



周末,和几个同学在一饭店吃完饭,互相道别后各奔东西。我站到公交车站牌底下等公交车,这辆公交车平时很难等,一般至少要二十分钟才有一趟,不过,这趟车最顺路,如果坐其他车的话,比这更麻烦呢。虽然等得焦急,我也不敢到处乱走,生怕错过了这趟车。

过了半天,车还没有来,我正不耐烦的时候,一辆出租车朝我开过来,一边行驶还一边闪灯。司机师傅可真是眼尖,不过我也没有什么急事,

犯不着去坐昂贵的出租。司机师傅把车开到我面前,不动了,见我没有任何反应,还滴滴鸣了两下笛。这司机师傅是够热情的了,我忙摆摆手,没想到司机还是直冲我闪灯。

我走到车窗旁,对司机说:“师傅,不好意思,我不坐你的车,你还是拉其他客人吧。”司机很是不悦地摇下车窗,对我说道:“我没有让你坐我的车啊!你站的地方正好是个停车位,麻烦你让一下好不好?”

插图 孙昱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他的腿。“你为什么不能闭上嘴呢?”回家的路上我总在抱怨,“为什么你就不允许别人‘聪明’一次?”

“我不行!”他说,“我不能眼看着那个人企图踩着梯子和我一边高。”

当我深知自己不可能去改变他的时候,我就改变了策略:“英达没有社会经验,他不太会为人处世,但他人特别好。”我常常会告诉第一次见他的人。

1990年3月20日上午,我被推进了手术室,剖腹产下七斤一两重的儿子。那时候我以为孩子得有个八九斤重,因为我体重已经180多斤,我胖得谁见了都哈哈大笑。当医生把孩子剖出来,我听见儿子的哭声的时候,我想我的肚子还开着大口子。我用虚弱的声音,忍着疼痛让医生帮我数数孩子的脚趾够不够10个。生一个健全的和别的孩子一样的小人儿是那么不可思议!听我妈说在手术室门口当英达听说果真是儿子的时候,他用拳头重重地砸了一下墙。

我不知道那个制片主任是怎样转告滕导的,没过多久我们收到了一封滕文骥的来信,字迹很工整,两页纸,印象最深的一句是“君子分手不带脏字儿”。

那时候英达刚从美国回来不久。从中学、大学到出国留学他都没有走出过校门,没有接触过社会。他常常会喋喋不休地显示他的记忆力和他那些“无用的知识”。如果一群人在谈论一个观点,他一定会找出一个人来争论。我永远为他捏把汗,因为最终他的观点常常是正确的,而对方会很下不来台。如果一大桌人围坐在一起吃饭,我常常会很踩他的脚或掐

口把他撤了。从来没人要用他写的东西。我想他第一次进摄制组,一定工作特别“认真”,一定显得特别“聪明”,一定给不少人提了不少意见,一定有滕导老班底的人问:“哪儿来个不知深浅的,跑这儿来指手画脚。他不走,我们走!”一定是滕导没招了,怕戏拍不下去,就想了一个不伤英达自尊心的办法,把他先分配回来了。尽管情理上是这样,我还是像孩子被人欺负了的母亲一样被激怒了。我对后来到我家来给英达送稿费的制片主任说:“请你转告滕文骥,宋丹丹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……”

“当然!”我自豪地回答。“多久了?”人家看我挺着肚子。“一个多月了!”我努力控制着幸福的表情。每一个听见我回答的人都放声大笑,因为此时孩子大约只有一颗黄豆那么大,而我的肚子已经不小了。

就这样,我在家里准备做母亲,英达在陕西拍《黄河谣》继续做他的副导演。戏还没有拍完,英达就回来了,说滕导让他先回来写下一个戏的剧本。英达果真在写了,而且非常认真,然后很快我发现人家只是找了个借